

苏童

说



《米》

苏童说：“《米》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

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

● 我写了一个人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

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

● 五十年异乡漂泊是这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我想我在这部小说中醉心于营造了某种历史、某种归宿、某种结论”。

苏童说：“《米》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

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

● 我写了一个人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



苏童著

台海出版社

米

苏童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苏童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0.6

ISBN 7-80141-123-4

I. 米…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征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594 号

书 名	米
著 者	苏童
责任编辑	刘丽珠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字 数	180 千字 印张:10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03.5.10

新版自序

就像工业废水破坏江河湖海的水质,就像氟里昂的挥发击穿臭氧层,过多的印刷品正以越来越国际化的装帧设计和出版速度推向市场,一个原本是狭小的阅读空间如今堆满了货物,而为读者留下的走廊仅容人侧身而过。乱世出英雄,乱书却让人无所适从,其压迫感使人手忙脚乱,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亲眼目睹了这样一种忙乱,一个女读者手里捧着两本书到柜台交款,一本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另一本是一套数本的《还珠格格》。

文学的市场环境也许是恶化了,但也许是国际化了,谁知道?我对这种局面的认识本身也充满了矛盾。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其实无需我来判断,况且这个判断与写作的本质无关。我唯一要做的是学会在稀薄的空气中呼吸,并且学会拥抱一个乱糟糟的世界,没有别的选择。什么是我的——这是美国一个女作家安·贝蒂的小说集的名字,其实也是我们许多人终极的疑问,如果什么都不是我的,市场

不是我的,书店不是我的,出版社和杂志不是我的,甚至连读者不是我的,那也不必绝望,至少我——是我的。

关于人类生存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令人鼓舞的事实是凡人类能生存的地方都是优秀的文学家园。如果我们从人类的生存中学习文学的生存,许多事情便豁然开朗。就像拓荒和耕耘印证了农人的价值,神经过敏、不适应甚至脆弱从来都是作家们与现代关系的写照。一个写作者最幸运的是他独立的思想能够得到公众的默认,无需与现代化同步,最悲哀的事恰好是他独立的思想受到公众的责难,责难他脱离现实。这一切导致写作者与公众的暧昧关系,信任或者背叛,妥协或者决裂,笼络或者抛弃,这不是健康的人与人的关系,却是写作者与阅读者业已习惯了的关系。我们不难分析,在所有的结局出现时,谁是真正的赢家。

写作者的命运是独特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关系其实难以描述:他们不仅要学习如何开放自己,拥抱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封闭自己,逃离人群。

苏 童

2000年4月4日

急就的讲稿

我想从我的两部小说谈起。

《米》。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1990年冬天写到1991年春天。朋友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远离作者本人的故事。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我写了一个人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五十年异乡飘泊是这个人生活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我想我在这部小说中醉心于营造了某种历史，某种归宿，某种结论。

《米》的主人公五龙是一个理念的化身。我尝试写一种强硬的人生态度，它对抗贫穷、自卑、奴役、暴力、孤独，在对抗中他的生命沉浮着，发出了我喜欢的呻吟、喘息、狂喜或痛苦的叫声。

我写作就是想记录这诸如此类的声音。

《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则是一群旧时代女性蹑足走动和掩面呜咽的声音,我被这些声音所打动,不能大步走路是一种痛苦,不能放声悲泣是一种痛苦,而形同行尸的颂莲对井台和死亡的恐惧更是人类广泛的无法根除的痛苦。

《妻妾成群》假借了旧中国特有的封建家庭模式做小说框架,一个男人娶四个女人做太太,我想假如写那个男人如何在四个女人之间周旋如何控制她们,或许小说也会生动、有趣,但那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四个女人怎样会把她们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并且像一棵濒临枯萎的藤蔓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以争得那一点点空气。

历史总是充满缺陷,人在历史中也总是充满缺陷,我们因此抓住了许多人类自身的尾巴,也因此发现了小说创作的巨大空间。

曾经有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你没经历过的事情?我想除了我崇尚虚构这条理由外,更重要的是我的热情总是穿过浮躁的现实生活而指向过去,这是一种写作或思考的习惯。

什么是过去?什么是历史?就是一杯水已经经过沉淀,你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它看清它。什么是过去和历史?

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因为碎了我可以按我的方式拾起它,缝补叠合,重建我的世界,我可以以历史关照现实,也可以不关照,我可以以历史还原现实,也可以不还原,因为我给自己留下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我的写作也便获得了一个宽广的世界,我写作的乐趣常常也在于此。

我想加以强调的一点是:除了过去,除了历史,我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充满了关注,正像历史令人尊重一样,现实也总是值得思索而无法回避的,因此我并不想以《米》和《妻妾成群》作为创作的标签,我想任何一个写作者对他的创作风格倾向都应有足够的自卑和忧虑,譬如我,一方面沉迷于过去,一方面又担心往历史去的路越走越短,我试图把握现实,但常常发现自己的影子只是在交叉小径前徘徊。

这就是我写作的难题了。

我想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面临着种种难题,无法超越自己平淡的生活,无法升华自己朴素的思想,作家与读者一起寻找着一个未知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与警醒并重,良知与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那个世界溶合了阳光与月光——这样的寻找有多么艰难!

但写作也是为了寻找,再艰难你也要这样寻找下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在国外的朋友都很关心中国文学的现状,这些关心恰恰是现阶段中国文学所需要的。大家知道,由于种种社会和历史原因,中国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以后才走上文学真正的道路,十年过去了,当我们返身回望这条道路,我们无悲无喜,这条路算不上辉煌,但已不再荒芜。这十年间中国的优秀文学传统在悄悄承接,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成为我们的食粮,这十年间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但是真正成熟的作家和作品已经冷静从容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批评、读者的冷淡相比,他们更加冷淡,也因为这种状态,文学的潮水在自然和安静中流淌,这就很好了,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就像每一滴水,在流淌中找到他们的归宿。

一个人成为作家的理由也许会有一千条,一个作家的失败或者消失的理由也许也会有一千条,我想对于众多的文学信徒来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的理由,已成为他们探求生命和世界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创造了写作者的生命!

《米》自序

《米》写于一九九〇年与九一年冬春两季,那是我的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创作实践,刚动笔写第一章时我年轻气盛,写到中途时面黄肌瘦,春天终于完稿时我几乎是老态龙钟了。我这么回忆《米》的创作过程并非轻薄之言,只是它第一次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创作的艰辛和磨难。

《米》发表以后我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那些对其赞誉有加的朋友。而当初那些尖锐的由表及里的批评在我记忆中也并无恶意,它帮助我反省我的作品内部甚至心灵深处的问题。这部小说使我心怀歉疚,歉疚来自于自我审视后的结论:我自己觉得小说中的某些细节段落尤其是性描写有哗众取宠之心。

无论你灵魂的重量如何压住小说的天平,灵魂应该是纯洁的,当然这不仅仅是《米》给我的戒条。

《城北地带》是我的长篇新作,在我寥寥几部长篇中,它是尤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我真实生活中

童年记忆中闪闪烁烁的那一群，我小说中的香椿树街在这里是最长最嘈杂的一段，而借小说语言温习童年生活对于我一直是美好的经验，我之所以执著于这些街道故事的经营，其原因也非常简单：炊烟下面总有人类，香椿树街上飘散着人类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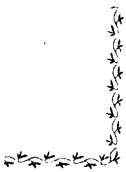
作为我的文集的第六种，这本书恰巧收进了我的长篇处女作和最新作品，恰巧可以让我和我的读者们一起回顾一下：从彼地到此时，这个人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在说些什么？

目 录

新版自序·····	1
急就的讲稿·····	3
《米》自序·····	7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47
第四章·····	67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15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57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95
第十一章·····	215
第十二章·····	237
第十三章·····	257
第十四章·····	275
尾声·····	297



第一章



傍晚时分，从北方驶来的运煤火车摇摇晃晃地停靠在老货站。五龙在佯睡中感到了火车的颤动和反坐力。咣当一声巨响，身下的煤块也随之发出坍塌的声音。五龙从煤堆上爬起来，货站月台上的白炽灯刺得他睁不开眼睛，有许多人在铁道周围跑来跑去的，蒸汽和暮色融合在一起，货站的景色显得影影绰绰，有的静止，有的却在飘动。

现在该跳下去了。五龙抓过了他的被包卷，拍了拍上面的煤粉和灰尘，小心地把它扔到了路基上，然后他弯下腰从车上跳了下去。五龙觉得他的身体像一捆干草般的轻盈无力，他的双脚就这样茫然地落在异乡异地，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风从旷野上吹来，夹杂着油烟味的晚风已经变得很冷，五龙打着寒噤拾起他的被包卷，他最后看了看身边的铁路：它在暮色中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在很远的地方信号灯变幻着红光与蓝光，五龙听见老货站的天棚和轨道一齐咯噔咯噔地响起来，又有一辆火车驶来了，它的方向是由南至北。五龙站着想了想火车和铁道的事，虽然他已经在运煤货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但对于这些事物他仍然感到陌生和冷漠。

五龙穿过月台上杂乱的货包和人群，朝外面房子密集的街区走。多日积聚的饥饿感现在到达了极顶，他觉得腹中空得要流出血来，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五龙一边走着

一边将手伸到被包卷里掏着，手指触到一些颗粒状的坚硬的东西，他把它们一颗颗掏出来塞进嘴里嚼咽着，发出很脆的声音。

那是一把米。是五龙的家乡枫杨树出产的糙米。五龙嚼着最后的一把生米，慢慢地进入城市的北端。

才下过雨，麻石路面的罅缝里积聚着碎银般的雨水。稀疏的路灯突然一齐亮了，昏黄的灯光剪出某些房屋和树木的轮廓。城市的北端是贫穷而肮脏的地方，空气中莫名地混有粪便和腐肉的臭味，除了从纺织厂传来的沉闷的机器声，街上人迹稀少，一片死寂。五龙走到一个岔路口站住了，他看见路灯下侧卧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头枕着麻袋包睡着了。五龙朝他走过去，他想也许这是个歇脚的好地方，他快疲乏得走不动了。五龙倚着墙坐下来，那个男人仍然睡着，他的脸在路灯下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光。

喂，快醒醒吧。五龙对男人说，这么睡会着凉的。

睡着的男人一动不动，五龙想他大概太累了，所有离乡远行的人都像一条狗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他们的表情也都像一条狗，倦怠、嗜睡或者凶相毕露。五龙转过脸去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画，肥皂、卷烟、仁丹和大力丸的广告上都有一个嘴唇血红搔首弄姿的女人。挤在女人中间的还有

各种告示和专治花柳病的私人门诊地址。五龙不由得笑了笑,这就是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所以人们像苍蝇一样汇集到这里,下蛆筑巢,没有谁赞美城市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天空已经很黑了,五龙从低垂的夜色中辨认出那种传奇化的烟雾,即使在夜里烟雾也在不断蒸腾,这印证了五龙从前对城市的想象,从前有人从城市回到枫杨树乡村,他们告诉五龙,城市就是一只巨大的烟囱。

五龙离开街角的时候看了看路灯下的男人,男人以不变的姿势侧卧在那里,他的蓬乱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粒。五龙走过去推了推他的肩膀,别睡了,该上路啦。那个男人的身体像石头一样冰冷僵硬,一动不动,五龙将手伸到他的鼻孔下面,已经没有鼻息了。死人——五龙惊叫了一声,拔脚就跑,五龙没想到那是个死人。后来五龙一直在陌生的街道上奔跑,死者发蓝的脸跟随着像一只马蜂在他后面飞翔,五龙惊魂未定,甚至不敢回头张望一下。许多黑漆漆的店铺、工厂和瓦砾堆闪了过去,麻石路面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和浩浩荡荡的江水。五龙看见了林立的船桅和桅灯,黑压压的船只泊在江岸码头上,有人坐在货包上抽烟,大声地说话,一股辛辣的酒气在码头上弥漫着。这时候五龙停止了奔跑,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一边冷静地打量着夜晚的码头和那些夜不归宿的人。直到现在,五龙仍然惊魂